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八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叚志玄　張公謹子大素大安

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為偏將與宋金

劉南侵隋晉澮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於栢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太宗大悦賜以曲宴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於東都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咸言敬德

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縶之又久既被猜
貳怨望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即殺之太宗曰寡人所
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耶遽
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以金寳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
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
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從
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
信領騎直趍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馬賊徒

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偽將陳智畧獲排矟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眄日隆敬德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却刃

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雖相歎異甚以為恥及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內於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使於建德軍中乘

隋煬帝所御騘馬鎧甲甚鮮逈出軍前以誇衆太宗曰彼之所乗真良馬也敬徳請往取之乃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洺黑闥軍來襲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賊復以救之既而黑闥衆至其軍四合敬徳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乗之以出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徳曰願迂長者

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
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
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隷名
藩邸惟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
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是
後遂絶敬德尋以啓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積
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
公身不安且知彼隂計足為良策元吉等深忌敬德令

壯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計乃重門洞開安卧不動賊頻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釋會突厥侵擾烏城建成舉元吉為將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將加屠害敬德聞其謀與長孫無忌遽啟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則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歎曰今二公離阻骨肉滅弃君親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寡人雖深被猜忌禍在須臾然同氣之情終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後以義討之公意

以為何如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禍至而不恐將亡而自安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誠請先誅之王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敗成功明賢之高見轉禍為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若逃亡無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無忌曰王今不從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何太宗

曰寡人所言未可全弃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决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决計其如家國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時房玄齡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得復入太宗令長孫無忌密召之玄齡等報曰有勑不許更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

公且往觀其無來心可並斬其首持來也敬德又與無忌喻曰王已決計尅日平賊公宜即入籌之我等四人不宜羣行在道於是玄齡如晦著道士服隨無忌入敬德別道亦至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繣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其宮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玄

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是時髙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髙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髙祖所髙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髙祖意乃安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宫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敕令諸軍兵並授秦王處分於是内外遂定髙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賜珍物甚衆太宗昇春宫授太子左衛率

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並合從坐籍沒惟敬德執不聽曰為罪者二兇今已誅訖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為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貞觀元年拜右武候大将軍賜爵吳國公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四人並食實封千三百戶會突厥來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賊至涇陽敬德輕騎與之挑戰殺其名将賊遂敗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

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三年出為襄州都督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漢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飭無貽後悔也十一年封建功

臣為代襲刺史册拜敬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歷
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
令朝朔望尋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
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
東路遥恐有玄感之變且邉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
望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
常卿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

致仕敬徳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
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凡十六年顯慶三年高宗以敬徳功追贈其父為幽州都
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
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册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
武賜東園秘器陪葬於昭陵子寳琳嗣官至衛尉卿
秦叔寳名瓊齊州歴城人大業中為隋將來護兒帳内
叔寳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恠曰士卒死亡及遭喪

者多矣將軍未嘗降問獨弔叔寶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隋末羣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栅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内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委栅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既而明月果悉

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又廻軍奮擊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又擊孫宣雅於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後累勲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軍敗須陁死之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為帳内驃騎待之甚厚密

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絶左右奔散追兵且至惟叔寶獨捍衛之密遂獲免叔寶又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後密敗又為王世充所得署龍驤大將軍叔寶薄世充之多詐因其出抗官軍至於九曲與程齩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

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為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illegible]前後勳賜黃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為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鋭卒炫燿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

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户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内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圖形於淩煙閣

程知節本名齩金濟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矟大業末聚徒數百共保鄉里以備他盜後依李密署為內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隷四驃騎分為左右以自衛號為內軍自云此八千人可當百萬知節既領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領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領外馬軍營在偃師城北世充來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先馳赴敵為流矢所中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

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槊兼斬獲追者於是與行儼俱免及密敗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節謂秦叔寶曰世充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咒誓乃巫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知節領兵在其陣與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報恩公性猜貳傍多扇惑非僕託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與左右數十人歸國世充懼不敢追之授秦王府左三統軍破

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搆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並翦除身必不久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六月四日從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户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改封盧國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轉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軍大將軍永徽六

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卽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麟徳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黙襲爵盧國公處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少子處弼官至右金吾將軍處弼子伯獻開元中左金吾大將軍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為太原郡司法書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為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玄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豐倉皆為先鋒歷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為通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

玄與諸將追而擒之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後從討
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為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
洛水志玄踴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
敢逼及破竇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二護
軍賞物二千段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兢以金帛誘
之志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
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
實封九百户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

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宫官至二将軍所士及開營
内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
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辯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
歎曰此真将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十一年定世封之
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十二年拜右衛大将軍十
四年加鎮軍大将軍十六年寢疾太宗親自臨視涕泣
而别顧謂曰當與卿子五品志玄頓首固請廻授母弟
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衛郎将及卒上為發哀哭之甚

慟贈輔國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忠壯十七年
正月詔圖形於凌煙閣子瓚襲爵褒國公武太后時官
至左屯衛大將軍子懷簡襲爵開元中官至太子詹事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也初為王世充洧州長史
武德元年與王世充所署洧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
授鄒州別駕累除右武候長史初未知名李勣縣薦於
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時太宗為隱太子
建成巢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

吉漸見親遇及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占之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决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門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户貞觀元年拜代州都督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後

言時政得失十餘事並見納用後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為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暱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陁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糧餱乏絕其可取四也頡利踈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

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破定襄敗頡利璽書慰勞進封鄅國公轉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思舊功改封郯國公十七年圖形於凌煙閣永徽中又贈荊州都

督長子大象嗣官至戶部侍郎次子大業大安並知名大素龍朔中歴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懐州長史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大安上元中歴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章懐太子在春宫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宫廢左授普州刺史光宅中卒於横州司馬大安子說開元中為國子祭酒史臣曰敬德奪矟陷陣致勇王師却賂報恩竭忠霸主然而奮拳負氣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誡之言可為功臣

藥石叔寶善用馬矟拔賊壘則以寡敵衆可謂勇矣知節志平國難拜隼旟則致命輔君可謂忠矣而並曉世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可謂見幾君子矣志玄中鏑不言竟安師旅公謹投龜定識志助儲君皆所謂猛將謀臣知機識變有唐之盛斯實賴焉

贊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煙配食嚴禋光諸簡冊為報君親

舊唐書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六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兄萬均　劉世讓　劉蘭　盛彦師　盧祖尚　李君羡等附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

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參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户尋拜右衛大將軍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參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鋭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

計乃簡精鋭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趨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栢海頻與虜遇皆大剋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

尚書進位光禄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叅朝政並有時譽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絶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涉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

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穨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氈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得復立

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愆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抛車以攻之又為十丈高樓俯視城内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為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

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為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厝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

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等奉行聖筭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勳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内又疑陛下唯録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忝近職既有所見不

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

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隷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鄧支幸得擒滅今司隷乃收繫案驗是為鄧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内侯賜黄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呉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宫及舩濬上表曰今年平呉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宫内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

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叚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黄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弃人之短良為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為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況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兹刑綱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

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暉日月倘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録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徳雖屈法而徳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兹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為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宪君集曰

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大嗔何能抑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宮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壻賀蘭楚石時為東宮千牛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

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為用之君集或慮謀洩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為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驗耳君集辭窮太宗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群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

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欷泣下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没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當為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為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為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内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

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為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為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

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授懷州總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鄅國公賜實封五百户後歷豳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祿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鄖國公亮所涖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隐動若有神抑豪强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弃其本妻史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寵憚之後至

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為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為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四年又為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卑

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為有膽氣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隂名公穎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為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卧似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黄白

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閲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别
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籙亮大悦
二十年有陜人常德玄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人
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顈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
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冀有寛貸太宗謂侍臣曰亮
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
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
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於市籍没其家歳餘刑部

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雄子也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俱以武略為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

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覘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為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建成被誅萬徹率宮兵戰於玄武

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為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初靖將

擊吐谷渾靖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為右衛將軍出為蒲州刺史會薛延陁率迴紇同羅之衆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

率數百騎為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散賊顧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別封一子為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名拜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太宗嘗名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膜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

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勲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二十二年萬徹又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緑水百餘里至泊汋城高麗震懼多弃城而遁泊汋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為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汋城其城因山

設險阻鴨緑水以為固攻之未扱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録功弃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尋為副將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萬徹職乃將軍親惟主壻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赦得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

歘眠因謂遺愛曰今雖患脚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荊王元景為主及謀洩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効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刀三斫乃絶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弔慰

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右衛將軍並先薨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羡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為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

非計出萬全則不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十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為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髙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

令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陜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彦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太宗討王世充遣彦師與萬寶軍於伊闕絶其山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彦師之入關也王世充以其將陳寳遇爲宋州刺史處其家不以禮及此彦師因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駭重足而立會徐圓朗反彦師爲安撫大使因戰遂没

於賊圓朗禮厚之令彥師作書報其弟令舉城降已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樂安人也父禧隋虎賁郎將累葉豪富傾財散施甚得人心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群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群盜

畏憚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為刺史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泣涕歔欷悲不自勝衆皆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從之侗授祖尚光州總管及世充自立遂舉州歸欵髙祖嘉之賜璽書勞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徳六年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為前軍總管攻其宣歙州克之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並破之賊平以功授蔣州刺史又歷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貞觀初交州都督遂安

公壽以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徵至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為我鎮邊勿以道遠為辭也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以舊疾為辭太宗遣杜如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

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之於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廕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湋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為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為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紿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

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高墌世讓潛遣實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陜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為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命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効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憂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

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
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
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
奈何為夷狄作說客耶經日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
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賜以良馬未幾召拜廣
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
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
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

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無可任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鄱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於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群盜相應破其本鄉城

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為夏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卧鼓不與之爭錄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徵為右領軍將軍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愔為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為長史總其府事時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

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摸末懼而頡利又遣兵追之蘭率衆逆擊敗之太宗以為能超拜豐州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貞觀末以謀反腰斬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召行恭讓之曰典刑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為忠孝則劉蘭之心為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邪行恭無以答

李君羨者洛州武安人也初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

為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為左右從討劉武周
及王世充等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
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即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
連郡公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
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為左武衛將軍在
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
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
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

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將為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二年其家屬詣闕稱寃則天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兇克敵效用居多恃寵矜功粗率無檢弃前功而罹後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頴之妖言恃弓長之邪讖義兒斯畜惡跡遂彰雖道裕云反狀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驗矣萬徹籌深行陣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領以至誅戮夫二三子非慎始而保終也

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沖小人得位足爲身害侯張兇險望窺聖代雄若韓彭難逃葅醢

舊唐書卷六十九

舊唐書卷六十九考證

張亮傳收為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新書亮子顗數諫止

薛萬徹傳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新書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是單騎馳擊者萬徹兄萬均也

劉世讓傳高祖無可任者○臣德潛按上文世讓答高

祖備邊之策慿是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高祖二字下疑有闕文

舊唐書卷六十九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

王珪　兄子至德　戴胄　兄子至德　岑文本　兄子長倩　倩子羲　格輔元附

杜正倫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為烏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

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頍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户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末為奉禮郎及頍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宫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為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隂謀事流于嶲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嘗謂

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内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劒定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者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嘉謀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

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黄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為侍中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為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宫人音樂不稱旨為太宗所讓珪及温彦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為教女樂而恠之臣恐天下恠愕太宗怒曰卿皆我

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為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時房

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甞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

為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為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既而上問黄門侍郎常挺曰王珪為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為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禮王問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

王蒼云為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闥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為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為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

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孤侄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䘏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為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勅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尋卒年六十九

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嶅直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太子承乾交結徙于嶺外崇基孫旭開元初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時光祿少卿盧崇道犯罪配流嶺南逃歸匿於東都為讎家所發玄宗令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繫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並坐死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

四海寃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遞相糾訐傑竟
坐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恒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
鄙之俄以贓罪黜為龍川尉憤恚而死甚為時之所快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
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為門下録事納言蘇威黄門侍郎
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為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胄
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朂以
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令

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祿之慼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由是出為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虎牢太宗剋武牢而得之引為秦府士曹參軍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彛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

從之胄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死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資蔭

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

後犯顏執法多此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寃濫隨方擿
言如泉涌其年轉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
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之二
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
經之所明誡今喪亂已後户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
廪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卹故隋開皇
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
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

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税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以其家貧賚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彛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令與魏徵史

日供奉三年進拜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
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
令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如故胄雖有幹
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奬法吏甚為時論所譏
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叅預朝政尋進爵為郡公五
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
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
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

遠唯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
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
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農
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户口單弱一人就
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糇糧盡室
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
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
所須皆資府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

減費用不止絹歲其虛且洛陽宫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詔虞世南撰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造廟房玄齡魏徵並美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為之流涕胄無子以

兄子至徳為後至徳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
三品尋轉户部尚書依舊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
為尚書領知國政時以為榮咸亨中高宗為飛白書以
賜侍臣賜至徳曰泛洪源俟舟檝賜郝處俊曰飛九霄
假六翮賜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又賜中書侍郎崔
知悌曰竭忠節賛皇猷其辭皆有興比俄遷尚書右僕
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每遇申訴寃滞者輙美言許之
而至徳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為奏之終

不顯已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慎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儀鳳四年薨輟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詧吏部尚書父之象隋末為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譚論善屬文時年

十四詣司隷稱寃辭情慨切名對明辯衆頗異之試令
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歎賞其父寃
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
荆州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荆州
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
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
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
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

遂止之署文本荆州别駕孝恭進擊輔公祏召典軍書
復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
遇太宗行藉田之禮文本上藉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
寮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
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
國大事文皆出於顔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
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
妙時中書侍郎顔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温彦博奏曰師

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頲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十一年從至洛陽宮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

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産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令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随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為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

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况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為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

齒䙝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
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為皇太子
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
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
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
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
荅拜其見待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
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

親賓有來慶賀輙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産業者文本歎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闗疇昔之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禄之重為懼已多何得更言産業乎言者歎息而退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遊欵太宗聞而不悦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為外官如何文本泣

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若令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欷嗚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傲過及將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

中廣州都督謚曰憲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
卷行於代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倩少為文本所鞠同
於己子永淳中累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
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
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懼罪頗有陳奏又
上疏請改皇嗣姓為武氏以為周室儲貳則天許之實
封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
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

為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中路召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又脅廹長倩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並誅死長倩子義長安中為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

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縁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為司門員外郎渭南令裴惓為地官員外郎先是羲為金壇令守悌及惓稱為清德羲以文吏著名俱為廵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為尚書郎悉有美譽守悌後至陜州刺史惓至杭州刺史羲神龍初為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為王者募為疏者衆畏三思皆辭託不敢為之羲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秘書少監

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義最守正時議美之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陜州刺史復歷刑部户部二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刪定格令仍修氏族錄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義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義監修中宗實錄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賞歎賜物三百段良

馬一疋仍下制書襃美之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弟翔爲陜州刺史休爲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姪因義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尋遷侍中先天元年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雍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隷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

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為陳
留八俊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天以
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為承嗣所譖而死海內寃之輔元
兄希元高宗時洛川司法參軍董懷太子召令與洗馬
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書行於代先輔元卒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
秀士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

甚為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涉明釋典仕隋為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勲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

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

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尋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為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輙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十年復授中書侍郎

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宫參典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昵近羣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為穀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構逆事與侯君集

相連稱遺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顯慶元年累授黄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横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有集十卷行於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兹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胄兩朝士官一

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匡益
自可濟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雪
霜申慈父之宽匡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暴終書曰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洎義
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
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參典機密出入兩宮斯謂得時然
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薏苡之謗士大夫慎之
贊曰五靈嘉瑞出繫汙隆人中麟鳳王戴諸公動必由

禮言旹匡躬獻規納諫貞觀之風

舊唐書卷七十

舊唐書卷七十考證

王珪傳季叔頍當時通儒○沈炳震曰按隋書文學傳作頍兩書俱作頍

長子崇基崇基孫旭○新書珪孫旭

岑文本傳長倩子羲長安中為廣武令○沈炳震曰按舊書作長倩子新書作文本孫覲下文帝嗣立薦羲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為累則固非長倩之子而亦非文本之孫盖長倩為文本兄子羲當是文本子也

格輔元傳伯父德仁○伯父新書作父德仁新書名處仁

舊唐書卷七十考證